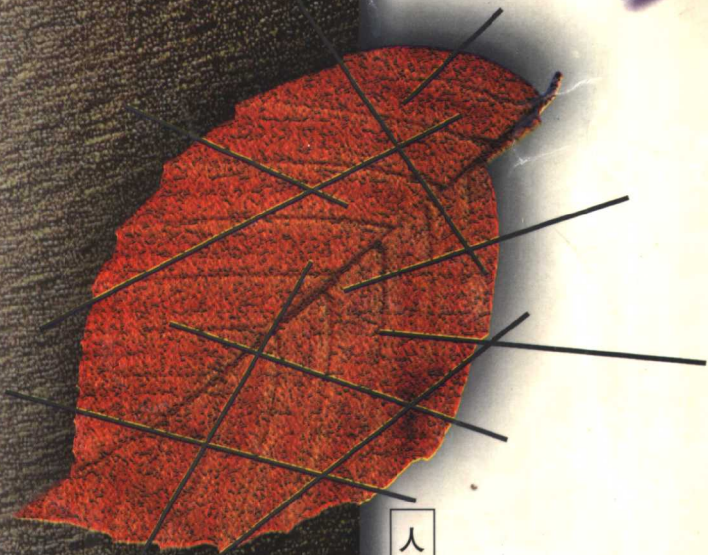


漂泊女人

九丹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4
1134-C1

漂泊女人

九丹著



农干院 B0056687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漂泊女人 / 九丹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1
ISBN 7-02-002927-2

I. 漂… II. 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7523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72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6.30 元

引 子

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在男人面前发嗲装小。不管对方是我爱着的，还是不爱的，年轻的还是年老的，我都没有，我也不敢，我生怕他们发现我的破绽。因为我很早就老了。

这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我第一次感觉老，是我七岁的时候。那是一个冬天的上午，我双脚站在泥泞地里，站在一排失火的猪圈旁。我看见几十只白滚滚的猪前拥后挤，有的被同伴撞倒，有的情不自禁跪下双腿。可几乎所有的猪都竭力把自己的前蹄搭在墙壁上。它们要跳出去，然而墙壁对于它们太高了。它们的身体笨重而肥大。

烈火在屋梁轰鸣。这些垂死的猪拼命叫着，那叫喊声如同一条条凶猛的蛇游动在火焰和烟雾之中。我看见它们的眼睛开始流出黄颜色的脓汁，它们的肉在火里滋滋作响，两只大耳朵丧气地逐渐缩小。当它们的叫声随大火减弱而终于停止时，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它和我额上的汗滚滚而落。

缕缕白烟夹着肉香味弥漫在三月潮湿的空气里。

几十只黑糊糊的猪几乎只有一种姿势，和它们生前一样，前蹄搭在墙壁上。春天的细雨通过烧毁的屋梁温暖地扑打它们。

此后我走过很多春天。每当我经历一些悲惨的场面，我都会想起猪圈里的猪，因为我觉得我的命运和它们一样。

第一部

第一章

1

细雨渐失，阳光像被洗过一样湿漉漉而又胆怯地照着。我抬起头，天空蓝蓝的，没有一丝灰尘，这种纯净的色彩使死去的猪格外可怕。

我夹杂在许多条腿中。脚下的冰正悄悄融化，和着这个冬天所聚集的枯枝败叶，四周又脏又泥泞。很多脚就站在这片泥泞地里，鞋子上全都是土。他们都在大声说话，使得周围一片嗡嗡声。有人还禁不住笑了起来。是不是这些猪能让人发笑？我伸过头去。可不是么？这些猪失了形状，尾巴没了，耳朵没了，黑糊糊的，一个趴在另一个的身上。它们的嘴巴也都是空洞地张开着。我还看到有一束光线在树枝的缝隙间穿了过来，随着风的摇动，像一只展开翅膀的小蜜蜂，在猪的身上飞来飞去。

我有些怕，就像一阵彻骨的寒气浸入了身体。在纷乱的人群中，我隔着棉袄紧紧抱住自己，一边转过头回家去。但一想到母亲将出现的阴沉的脸，我更害怕了。我的腿不禁沉重起来。这个高大凶猛然而病弱的女人，她常常把一个大木桶横放在屋门口。她一边洗衣服一边监视我们。谁要出去，谁就得经受她的辱骂胆胆颤颤从木桶上跨过。我们每个人都等待时机，等母亲垂下眼帘或有什么突然事件吸引她转过头去时，我们会在刹

那间跨过木桶。跑出很远仍然能够听到母亲阴森凶恶的语言。

“小三子。”

我回过头去，原来是我的邻居瞎奶奶在叫我。我的小名是按姊妹中的排行来的。瞎奶奶从来都能准确无误地认出我，她的声音有些沙哑，像是枯草在干燥的北风里的瑟瑟飘动。她和往常一样穿着青色的棉衣，胸脯鼓鼓的一片，仿佛她平时讲的故事和唱的歌就藏在里面。她的棉裤也宽宽的，然后在脚踝处扎了一个口，使两只裹过的脚显得异常的小。

我走过去，在她的身旁一同往回走。她也在看那些烧死的猪吗？她看得见吗？她知道有个小蜜蜂在飞来飞去吗？我从侧面看着她已经老去的脸和惊惶闪动的眼睛。她的沉默和一反她以往的笑态，使她看上去如同一个幽灵。

她问：“刚才我听到有笑的声音，是我听错了吗？”

“你没有听错，是因为猪的各种姿势太引人发笑了。”

“你笑了吗？”

我打了个冷颤。我说我没有。

瞎奶奶把衰老而黑咕咕的手伸向我，紧紧拉住我的手，她的温热的大手捏得我疼。

我不吭气，走着。观看的人群也开始四处散去。空气中渐渐没有了污浊而可怕的肉香味，那浓重的烟雾也淡去了。我们就这样把那些猪留在了过去？以后我们就不再想它们了吗？而我们是什么？我们和它们是有区别的吗？

小道两旁垂下的树枝摇摆着，不断触动我的脑袋。风，这是什么风呢？它们有生命吗？假如有，它们也会像那些猪一样死去吗？我抬头看看天空，天空跟我们一起走。碧清如洗的天和飘浮的朵朵白云，你们是谁？你们要到哪里去？我突然流下眼泪。可是这样只能使我羞得无处可藏。幸好瞎奶奶看不见。因

为哭很容易让别人看出我的内心。我的伙伴小定说，一个人是绝不能让别人看透的。可我是什么呢？我只是呼吸着，几乎没有知觉，我不知道和地面有很长很长距离的人走路是什么感觉，他们一抬头一抬足是否觉得自己悠远而神秘呢？他们看到那些猪在死去时也像我一样难受吗？他们看到那只小蜜蜂了吗？我仰起头想问问瞎奶奶，刚要张口，突然想起她是个瞎子，她什么也看不见。不过她很高，我还不及她的大腿高。我矮，我稍为一屈腿，我的双手就够着地了。我只能把地面上的东西看个清楚，我只能看看蚂蚁，看看蚯蚓，我离天空、离那些大雁实实在在的太远了。

我用另一只手抹去眼泪。瞎奶奶似乎一直想她的心事，好像她惊恐未退，仍是处于害怕之中。只是那只手仍然紧紧地握住我。

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就像扯了扯身上破旧的衣衫。但是越到家门口，我越是怕。这时，瞎奶奶突然放开了我，朝我挥挥手，径直前去，回她自己的家。我看着我已被捏红的手，突然觉得没了一种依靠，一种依托。我的手垂着，两边摇晃着，没有定点。我心想这是我一生里第一个人这么紧地握我的手，我的母亲没有，我的父亲也没有。

2

在我跨进门槛的那一刻，阳光已由胆怯变得热烈。母亲正蹲在门口的阳光里，在木桶旁洗菜，是那种枯萎的发黄的菜叶。她双手在水里不停搅动。但是一见到我，那饱涨的愤恨便悄然潜在她的脸上。最后她的目光落在我完全被泥巴糊住的一双鞋子上。我一下慌了，不自觉地向后移动着脚步。但是还没等

她开口，我便心虚地首先说道：

“有许多许多的猪死了。”

无意间那些死去的猪成了我辩解的最好的理由。我沉默了。母亲先是笑了一下，然后把所有的阴险集聚在一起，大声喝道：“跪下。”

我立即眼泪汪汪起来，不敢再看她第二眼。我怕她，怕极了，我和我的姐妹都怕她，她让我们跪下，我们就跪下，她让我们去河边抬水我们就去抬水，我们只是她脚上的趾头，她想动哪个就动哪个。她打我们时，不管是对是错，我们都不能还手。她有这种权力，因为我们都是她生的。

在母亲的身影下我双腿触着了冰凉的地。母亲说：“才七岁的人就出家无家，都是些讨债鬼，前世里欠了你们的债，现有我是来向你们还债的。”

我一边流着泪，一边低头环顾这个家。一张很矮的暗红色的桌子，已经很破旧，四周是几只小凳子，被磨得光光的。我那一岁的妹妹中强一声不吭坐在桌旁，桌子的后面是很长很高的条台，上面放着茶杯，暖瓶和给菩萨烧香的玻璃香炉。我是够不着的。旁边还有张床，是母亲的嫁妆。母亲在上面铺了厚厚的芦柴。芦柴上是跟小麦一样颜色的席子，似乎还发出小麦一样的味道。此刻，阳光从门外射进来，一粒粒金子一样的光点在床上闪烁。我抹去眼泪，转过头久久地望着，禁不住伸出手摸这些光点。但是摸不着，亮晃晃的光早已跑到我的手背上。我一遍遍地摸，我想捉住这些光。中强在一旁“嘿嘿”地低声笑起来。

这时母亲洗好了菜，站起身顺手打了我一巴掌。

“早死早好。”说着到厨房干活去了。我呜呜哭起来，哭了很久。我那两个刚放学的姐姐见了我立即停止嬉笑。大姐中华拿起抹布擦桌子、条台；二姐阿彬提起桶里的水倒出去。坐在桌旁

的妹妹中强不断向我眨眼，偷偷地笑。

母亲端着一盘炒好的青菜走进来，她把菜放在桌子上，仍然阴沉着脸说：“中华去盛饭，盛四碗。”

我立即又哭起来。没有我的饭碗。我的父亲在外地工作，我的哥哥中银这两天就在他那边。家里除了我，她们刚好是四个人。

铺在家里的阳光慢慢斜起来，阴冷的风不时吹在我身上。我的母亲和我的姐妹只顾吃饭，她们压根儿就不谈论那群烧死的猪，而那白白的米粒也使上午的情景恍如隔世。我不断淌着泪水，默默望着门外远处的积雪。

邻居徐德一脚跨进来。他看见我跪着，立即把我拉起来。我在起来的过程中，观察着母亲的脸色。母亲显然因人而面容开朗。我再次看看徐德，他和往常一样向前微微伸出脖子。他有宽宽的背和宽宽的额际。他还有两幢黑色瓦房，他的老婆儿子女儿都非常体面，每天早上都能吃上油条。他走路时前胸向前倾斜，脚跟不落地。母亲说有这种走相的人都活不长。

我端着饭碗在桌旁大口大口吃。徐德已经又跟大姐中华开玩笑。他握住中华的辫子非让她叫他一声爸爸。中华低下头，放下饭碗，一扭头甩开徐德的手，自个进了房间，二姐阿彬也吃好了饭，随着中华进去了。

母亲在跟徐德数落着。都是些老一套。家里没有米，没有菜，却每天还要填满这些张开的嘴。我知道，母亲就像一块冰置身在白茫茫的冬天里，贫穷使她凝结，而父亲照样不能让她融化。她作为一块冰始终生活在冬天里，我们这些讨债鬼也就从一生下来就活在母亲的冬天里。

母亲说着说着忽然从桌旁站起，一闪身跨进房间。我一边吃饭一边看见她从破旧灰暗的柜子里拿出她的棉袄给徐德看。

棉袄打了很多补丁，母亲一一数过来，一共十八个。由于各色补丁的结合，五彩斑斓，并不能一下分辨出原色。在门外阳光的照射下，棉袄泛出滑滑的污垢的光芒。母亲说这还是结婚时穿的，确实没有钱买新的。

我低着头吃饭，不敢看徐德的表情。我的母亲太丢人了。这一点她自己并不知道。在提到她的身体时，母亲忽然解开她的裤带，把自己肚子上的刀疤给徐德看。你看，你看，这是生中华时开的刀，那一次我差点死了。

我看到母亲鼓涨涨的肚子泛出白花花的皮屑，在阳光下飞舞。那刀疤一轮一轮，像一根肥肥的长虫安逸地躺着。母亲又系起裤带，脸上暖洋洋的表情像是给别人展示了她的稀奇宝物。

“这次再生个男孩就好了。”

“是男是女都养不活啊，就这些个我都后悔把他们生出来，一个个都不听话。”说着她又叹了口气。

一直等到徐德离开，中华才从房间里走出来。她没有看母亲，开始收拾碗筷。她沉默着，她一定也觉得母亲太丢人了。可是她和我一样不敢对母亲说一声不。我曾经看到母亲用一个黑黑的圆圆的秤砣砸向她的腰际。她一只手揉腰，一只手捂住脸哭。她纤弱地坐着，窗外的光线把她围成一圈。我从墙角盯着她看，就一下记住了这个形象。这个形象的存在使我在许多个瞬间觉得自己不孤单，我的心底流淌着甜蜜。因为世上还有一个人的眼泪和我是相同的。

3

当黑暗包围这个小屋时，母亲划了根火柴点起煤油灯。

我浸泡在昏黄的光里。窗外茫茫夜空使我隐没在海面上。

海水隐暗而细致地朝一个方向涌动。我低头倾听，眼睛却偷偷四处寻望。

我害怕被人发现。一个重要的原因我羞于说出，那就是我长得很丑。我害怕被人注视。睡觉时我的脸从来不敢侧向外面。我把我的头对着墙壁，数着墙壁上的每一个污点，我会安然而放心地沉睡过去。而一旦当我醒来发现我的面孔离开墙壁被人一览无余时，我会羞愧无比，我会一天不敢抬眼看人，即使自己的母亲。

母亲是黑夜从窗外飘落进来的树叶。这片树叶为什么没有飘进另外的窗口，而独独落在我的扉页上，原因是她是我的母亲。亲缘是那股吹她进来的风。然而母亲就是母亲，它是一种意象，一种颜色，和妈妈完全两回事。我不曾有过妈妈。即使这片昏黄的光照着我，使我隐没在海面，我的母亲从窗外悄然飘进。

我感到了吹在脖颈上的风，幽远一如迷途之人。

我家有七口人。当有人问起姐弟几个时，我就比划我的一只手。问我排行第几时，我的无名指会惭愧地轻轻摇动，一如被风吹起的无奈的枝头。当许许多多叶子从这个枝头落下去时我脸上会长满皱纹。我会羞于被我的情人注视。但我会借着依稀的光，向他诉说我多年后，又将会是那个枝头的果子。诉说这个果子的形状、颜色以及中间的核，我将滚落在地上，在一个命定的方位停下，和那里的土地融为一体。我用这些语言做我的化妆品。而我仍不能抬起我的头。

可是我多么喜欢夜晚的降临。这会儿母亲做完了活，姐姐们写好了作业，连连打着呵欠睡了。母亲熄灭唯一的灯火也睡了。在她轻轻打起鼾声时，我从她旁边爬起，悄悄走到窗下。这扇没有颜色的窗子，玻璃上有一角已被打破，夜风就通过这在我

脸上晃来晃去。我静静地扒着窗子向外看。那儿漆黑一片，但是我知道在那儿肯定有飞动的光点，仿佛是很多萤火虫一忽儿聚在一起，一忽儿又飞散隐没在月光里。它们飞着，在清淡的天空下无拘无束。我又想到散布在我家堂房小床上的光点，我怎么捉都捉不住。

第 二 章

1

即使一大早，阳光也不冰冷，简直就是有点温和了。门前那两棵瘦弱的梧桐树知道有人的眼睛在看它们，尽量把自己的影子柔和地铺展过去，尽管它们身上落满了冬天的灰尘。

在这样的早晨，母亲是不起床的。她要生宝宝了，她只是不断翻身，嘴里时而哼一哼，也不断用沙哑的声音指挥着在堂屋洗脸、刷牙的中华和阿彬。打开炉门呀，换一块煤炭呀，热好稀饭后再烧一瓶水等等。只要母亲不起床，我觉得这日子是有指望的。

我顺着墙根一直向东，紧挨着的邻居就是瞎奶奶的家。瞎奶奶的男人在很多年前就死了。说是那天她的男人两手插在袖笼里正在门口晒太阳，突然他对瞎奶奶说，快把门板卸下来，鬼来带我了。瞎奶奶那时还没有瞎，她赶紧把门板卸下，于是她男人躺在上面果真死了。此后就剩她一个人过，慢慢地瞎了双眼。

瞎奶奶已坐在有阳光的地方捻线了。她眼睛暗蓝，里面有一层微微的光。她的手在掀锅盖或端饭碗时，总是哆哆嗦嗦。

她睁开眼睛和垂下眼帘一样看不见。

她坐在小椅子上捻线。我一去，她就叫我。停下手里的活，张开手臂在我头上摸。我躲闪着。

她说：“又长高了一点，长高了可不好。”

“不对。”

“长高了就显得笨，大了没有人要你，当不了新娘子。”

我知道这不是好话，就说了声“呸”。但是我很喜欢她身上的气息，一股淡淡的鱼腥味。我又一次盯着那阴暗的眼睛，想，看不见是种什么感觉呢？

于是我用手捂住自己的眼睛，一会我松开手，对她说：

“我是黑色的，对不对？”

她眯眯地笑了起来。她说：

“不对，你应该是红色的。”

我看了看我身上的衣服，它不是红的，是一种灰色的格子布，人家是用来做床单或窗帘的，而我则穿在身上。我对瞎奶奶说：

“我不是红色的，我没有红衣服，从来没有。”

“但你有生命，这个命是红的，所有活着的都是红色的，包括我，包括你，还包括那些被烧死的猪，实际上它们和我们人一样的呢。”

我望着门外远处的阳光，恍恍惚惚听着这被北风刮起的枯草的声音，心一下暗淡起来。我问：

“那猪被烧死的时候疼吗？”

“疼。”

“我们会一直记住它们吗？”

“不，你还小，最好把它们忘了，就像忘掉你做过的一个坏梦。你做过让你害怕的梦吗，小三子？”

我想了想,说:“没有。”

她又继续捻线。这个圆圆的用木头做成的捻线具,轻轻一搓,马上转起来,转的时候,外围还有一层光晕。

我坐在门槛上,看她捻线。长长的无尽头的线从她手里扯出,又一圈圈绕在线团上。

我说:“很久没听见你唱歌了。”

她便清清嗓子,唱孟姜女给万喜良送寒衣的歌。歌词很长,但我知道就是孟姜女如何哭着穿过一月二月三月直至十二月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哭倒长城。

好些个小孩子听到歌声都跑来了。其中有妹妹中强和我要好的伙伴小定。她们和我一起围坐在瞎奶奶的身边,都嘻笑着看瞎奶奶。我也觉得瞎奶奶太老了。母亲说她已过了六十岁了,脸上有很多皱纹,忧伤的音调随她稀少的白发轻轻飘动。奇怪的是她一唱歌,声音就变得异常清亮,宛如一个人在黑夜里的轻快的奔跑。

小定说:“再讲个故事吧。”

瞎奶奶的脸色开朗起来。阳光使她的皱纹格外深,就像被我揉皱了的一张纸。这使我不太相信她在很久以前也曾经是个小孩子,我觉得她生下来就已是这样老了。

她说:“梁山泊和祝英台在学堂里晚上睡觉时,梁山泊摸着祝英台的一双小脚问这是什么,祝英台说那是两个粽子。早晨起来,梁山泊看见祝英台的前胸鼓鼓的,感到奇怪,祝英台说里面有两个馒头。”

瞎奶奶抬起头问我们:“那是什么?”

我们都笑着一溜烟跑开了。难道还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

从瞎奶奶家出来，小定说：“我们到街上捡烟头吧。”

加上中强，我们三个一溜烟跑到街上。这是一条很窄很长的道路，路两旁都是些黑色砖头砌成的高高的商店和住宅，因为年代的久远加之黑色藤蔓的缠绕，就像陷进了梦境似的。假如不是周围的嘈杂声，我以为我走进了大峡谷。我知道峡谷的故事。那里常年住着一个阴森森的老太婆，到了夜晚等她睡觉时，她脱下的两只鞋子便会自动走路，走出峡谷来到有小孩的人家把小孩吃掉。

在我发愣的功夫，我看见小定已捡起五六个烟头，妹妹也捡了一个。我急忙低头寻找，可是什么都找不见。这个用碎砖头拼起的路上都是些烂纸头。它们随风纷纷卷动。踩在地上的脚步有的匆匆而过，有的很散漫，也有别的一些小孩跟我们一样在这里闲转。

我看到地上有一个苹果核。这一定是谁刚刚扔下来的。因为苹果的颜色还没有来得及变黄，仍呈现出新鲜的奶白色。我瞄眼看看小定和中强，她们都没注意我，正专心地寻找烟头。我很喜欢苹果核上的奶白色，很想捡起来。它一定很甜，很香，很酸，它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感觉。我刚想伸出手捡，一个行人走过来，我要等他走后再捡，可是又有人走过来。这时，小定突然跑过来让我看她捡的烟头。我变得满脸通红，不敢正面看她，只是低头对她说：“你捡得真不少，我怎么就一个也看不见呢？”

她激动地说：“要在砖头缝里面找，每天别人扫地时，都把烟头拉进砖缝里了。”

她又惊愕地问：“你一个也没有？”

中强跑过来，这小小的人，手里几乎装满了烟头，几乎和小定捡的一样多。我一下高兴起来，说：“走，找徐德去。”

徐德住在我家后面的一排房子里，他虽然不穷，从不需要用烟头来吸烟，但他很喜欢和小孩子打交道。

徐德家的造型很有些古怪。常常从那儿路过时，觉得非常不明白，很神秘，一进那大瓦房里就得下台阶，台阶的下面才是真正的家。我从来没有进去过，看着那阴暗的台阶，心头有些怕，白天则好些，如到了晚间去他家，那两腿绝对是要哆嗦的。

很久，徐德才出来开门。他面色有些灰黄，穿着笔挺的蓝色中山装。一看见我们，他便咧开嘴笑了。

收下我们给他的烟头，他转身下台阶。即使是下台阶，他的身子也是向前倾着，脚跟不落地。望着他缓慢的背影，我们一个个兴奋不安，只是小定脸上的雀斑在阳光下更加明显了，仿佛一个个想跳出来似的，她的小眼睛滴溜溜地闪动着。

徐德又出来了，一路走，一路故意把手上的硬币弄得当当响。这是多么让人欣喜和欢乐的声音。我想世上所有人都会为这样的声音激动。一共五分钱。分配非常合理，小定两分，中强两分，虽然我一个没捡着但参与了此事也得一分。只是中强不认识钱，拿一分跟她换了两分。小定会意地朝我挤了挤眼。

天空又开始呈现出清澄的湖蓝。它低低地压在头顶上方。母亲说从前家家都有一只梯子，把梯子往外一搭，就可以爬上天了。

我幻想我爬到天上时，我的双脚腾空而起，那一片湖蓝迎面而来，它像一只透明的气球罩住我全身。而我的眼睛再往里一看时，那里都是花裙子、饼干、油条和一把把炒熟的花生。

想到这，我忍不住咧开嘴笑。

母亲找瞎奶奶卜算了。我跟着她，她想知道她的丈夫是不是今晚能够回来。

煤油灯上飘动的火花使黑暗向两边逐渐隐去，使黑乎乎的墙角神秘可怕。瞎奶奶低着头，大拇指在其它四个指头间点动，不一会儿她露出了笑，说打了个辰时。

母亲也笑了。这个女人在笑时还是有些美丽。她知道辰时就意味着父亲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母亲吹灭煤油灯，走出去。光明对于瞎子没有意义。

可是在我回来后，我突然发现就我一个待在房间里。母亲和姐妹们不知什么时候都出去串门了，留我一个看家。我害怕，风从门外吹进来。在这个昏暗的晚上，床、桌子、门帘以及房间的地都发出怪怪的绿光。我趴在床上，看贴在墙上的方方的镜子。我害怕里面出现红眼睛绿鼻子把两只手臂张开的人，我怕他把我一把抱住。我拼命往镜子里瞧。里面只有一张惊慌的面孔。

我只好躺下来对着墙壁睡觉。不一会儿我就睡着了。可是不知什么时候，我被一阵奇异的香味弄醒了。我看见一个着深色衣服的男人借着昏暗的灯光吃花生。那是母亲为他珍藏的，他就是父亲。他和瞎奶奶一样老了，他不会跳格子，不会踢毽子，说话慢声慢语。有趣的是，他的两个脚板底上都是一层白白的将要退去的皮屑。这使我坐立不安。我很想把这些皮屑一个个撕去。

这会儿，花生从他唇边泛出一阵阵香味。我企盼地盯着他，我希望他回头来，抓一把给我。我在床上故意翻了个身，把床弄